

網路通訊時代下的中國公眾參與 ——以「廈門PX廠」為例

洪敬富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柏奇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全球化資訊時代下，網路通訊科技於政治上的運用出現了多元且複雜的形式。由於在傳統中國政治的實踐與邏輯上，政府接受公眾參與意識與意願皆顯得較為淡薄，對於人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相關合法性權利的輕忽，驅使民眾轉而開始運用線上（online）之虛擬空間和手機簡訊等新興媒體進行公眾議題的爭辯，從而凸顯了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在中國威權體制下之重要性。

本文以2007年6月發生於廈門PX廠事件作為研究個案，突出中國公民（廈門市民）透過有別於傳統主流／官方媒體的網路通訊科技載具，參與公眾事務的討論，衝擊和影響傳統中國的治理機制。其政治意涵為中國政府在與全球接軌、持續且深化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公民以網路通訊科技作為公眾參與之中介平台，將深刻且全面地影響資訊時代下，中國民眾參與公眾事務的「形式」與「內容」，這也開啟了一種新形態的中國「國家－社會」關係。

關鍵詞：中國、網路通訊科技、手機簡訊、公眾參與、廈門PX廠、知情權

* * *

壹、前言

西方學術界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①開始廣泛地關注並研究網路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特別是網際網路這種新興媒體 (new media) 對於重振資訊時代下的公民政治參與以及在改良工業民主國家的普遍民主弊端上的作用。在學理上，關於科技的本質 (nature) 與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兩種主要的理論觀點：一種為「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另一為「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ism)。「科技決定論」旨在描述科技的發展是完全依循其內在的邏輯，而不會受到諸如社會力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其發展的方向或模式。^②而「社會決定論」所指涉的是科技本身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像是政治或社會力量等，甚至是個人或公司組織，都可能形塑科技未來的發展與限制，而非來自科技自身的外部力量。^③

然而網路通訊科技對於政治體系的運作研究，先前多數集中在以網際網路為中心，包括網路的民主參與和民主化作用，或是探討網路或線上討論區 (cyber discussion forum) 的網民「虛擬公眾參與」(cyber public participation) 對政治的作用及其影響。^④

註① 事實上，學者 Marshall McLuhan 在 1960 年代即開始研究媒體與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的作用。其後包括了一些像 Alvin Toffler, Benjamin R. Barber, F. Christopher Arterton, Ted Becker...等學者，相繼投入了研究科技與政治社會的影響。例如參見 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New York: Bantam, 1967); 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London: Pan Books, 1971);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London: Pan Books, 1980);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enjamin R. Barber,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4 (Winter 1998), pp. 573-589; F. Christopher Arterton, *Teledemocracy: 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7); Ted Becker and Christa D. Slaton, *The Future of Teledemocracy*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Praeger, 2000); Tony Kinder, "Vote Early, Vote Often? Tele-democracy in European Cit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0, No. 3 (Autumn 2002), pp. 557-582; Lincoln Dahlberg, "Democracy via Cyberspace: Mapping the Rhetorics and Practices of Three Prominent Camp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3, No. 2 (June 2001), pp. 157-177.

註② 參閱經典性的著作如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in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6-38.

註③ 關於更多「社會決定論」的學術文獻，可參閱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Jovanovich, 1967);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nd edition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④ Richard Rose, *Challenge to Governance: Studies in Overload Politics*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1980);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ippa N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san J. Pharr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eter Ferdinand ed., *The Internet,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0); Chin-fu Hung, "Public Discourse and Virt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ssues & Studies*, Vol. 39, No. 4 (December 2003), pp. 1-38; Chin-fu Hung, "The Politics of Cy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lications of Contingency for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 Rights,"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4 (December 2006), pp. 137-173.

隨著資訊科技革命的不斷進展，創新的網路通訊科技已使得「行動通訊」(mobile technology) 在政治領域的應用頗為增長，從而行動通訊與部落格 (blog，中國稱之為「博客」) 遂成為政治傳播、政治行銷、媒體政治、乃至全球化時代資訊社會下政治發展的前瞻研究新議題。^⑤在人力、資金、財貨、勞務和資訊快速的流動與整合下，一般公民不僅逐漸提升其對改善生活品質的期望和需求，並且對於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利之捍衛漸次提高，從而使得一黨威權制國家下的中國公民不僅期望透過官方的機制 (official mechanisms) 來滿足其需求，更希望擁有即時、快速、免於政治干擾和低成本使用 (或低進入障礙) 的維權管道為發聲平台，其中又以網路通訊科技的高度發展及普及化最為重要。

據此，本文以廈門PX廠作為分析個案，論述先前背景發展脈絡中，中國公眾如何藉由網路通訊科技這種「新媒體」(new media)，進行資訊的傳播、交換、討論，俾利在威權政治體制下進行「非制度性」的公眾事務參與。這種「非制度性」的公眾參與對於現行中國政府治理機制產生何種衝擊與影響？而中國政府又如何因應網路通訊時代下的公眾參與？易言之，本文將透過此研究案例，突出中國公眾（廈門市民）經由非主流／非官方媒體的新媒體平台參與公眾事務，並衝擊和影響中國傳統的治理機制。該研究的政治意涵中國政府在與全球接軌、持續且深化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公民以網路通訊科技作為公眾參與之中介平台，將深刻且全面地影響資訊時代下，中國民眾參與公眾事務的「形式」與「內容」，這也開啓了一種新形態的中國「國家－社會」關係。

貳、文獻回顧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首先將從重要的公共政策理論或模型中進行關於公眾參與的簡要討論。再者，援引「電腦中介理論」來省視網路通訊科技對於公眾參與的作用。最後，以網路通訊科技的面向分析網路的政治作用，及其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文獻回顧，並據以提出本文之研究課題。

註⑤ 例如2008年1月號的*Public Choice*（民意）期刊就針對部落格對於政治的影響做了特別專題。在題為「部落格、政治與權力」（Blogs, Politics and Power）的特刊，旨在探討如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分析部落格（在中國稱之為博客）這種新興科技對於政治層面的作用與影響。參見Rebecca MacKinnon,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Blogs, Censorship and Civic Discourse in China," in Daniel W. Drezner and Henry Farrell eds., *Public Choice*, Vol. 134, No. 1-2 (January 2008), pp. 31-46. 另外，以「亞太行動社會」（Mobile Societies in Asia-Pacific）為專題的*The Information Society*（資訊社會）期刊，於2008年5月號探討亞太地區行動通訊科技對於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參見Zhou He, "SMS in China: A Major Carrier of the Non-official Discourse Universe," in Leopoldina Fortunati, Francis Lee and Angel Lin ed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24, No. 3 (May 2008), pp. 182-190.

一、公共政策理論／模型中之公眾參與

從既存之公共政策理論或模型中，主要有幾種重要理論模式可以用來回顧（或解釋）本文對中國公眾事務參與的研究。^⑥在有關如何制定政策的研究中，多數思考其為發生在政治系統之內的一系列活動或過程，而「公眾參與」便是其一。

首先，在「過程論」(process model) (政策即政治活動) 中，我們可以將政策過程視為一系列的政治活動——即問題的提出、議題的設定、政策的形成、政策的正當性、政策的執行以及政策的評估等，重點在於政治過程的研究，而非政策的內容。^⑦其次，「團體理論」(group theory) (政策即為團體的均衡) 旨在團體之間的互動是政治的主要事實，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正式或非正式的結合起來，以便為其需求而向政府施壓。根據學者 David Truman 的觀點，所謂利益團體就是擁有共同態度的團體，他們對社會上其他團體進行某種請求。任何特定時間的公共政策皆是團體競爭所達成的均衡結果。^⑧再者，「菁英理論」(elite theory) (政策即為菁英的偏好) 在公共政策中乃是統治菁英的偏好，由上往下施行，並非群眾需求的產物。換言之，社會上僅有部分個人或群體享有分配社會價值的權力，至於群眾則未能影響公共政策，且少數管理者（政治菁英）並不具多數被管理者的代表性。^⑨最後，「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政策即系統輸出) 乃指政治系統是一群相互關連的結構與過程，其可進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而這些分配構成了公共政策。換言之，其將政策視為政治系統為輸出項，是對外在環境所加諸力量的反應，而這樣的輸出又將再影響輸入（個人或利益團體）形成一政治系統。^⑩

綜觀上述，在典型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初始乃是公眾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如意見領袖、利益團體、政黨或是媒體）對政府表達政策的需求與意見，從而進入政策問題的規畫與擬定。其中，政策的「議題設定」至關重要，這決定了何種議題能夠得到重視成為未來政府的政策。國會形成政策後，經由組織官僚與行政機關的行動執行政策，最後再由政府機關本身、外部諮詢者、媒體和大眾，以進行政策評估。即便在西方成熟民主國家，其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踐仍難以全然符合上述西方公共政策的典型範例。特別是考量全球化網路時代、固有的一黨專政和特殊中國國情中，各種因素

註⑥ 除本文所提之五種相關理論模式外，其他重要理論視角尚有制度論、理性決策模型、漸進決策模型、賽局理論、公共選擇等。國內著作請參見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1982年）；吳定，*公共政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2008年）。國外著作，例如參見 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12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8); 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li Halcli and Frank Webster ed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2000)。

註⑦ Charles O. Jo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Boston: Duxbury, 1978), pp. 6~12.

註⑧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1951)。

註⑨ 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igler, *The Irony of Democracy*, 10th edition (Belmont, CA: Chandler, 1968)。

註⑩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5)。

(如利益分殊的地方團體、崛起中的公眾意識)交雜,可能同時發生並產生作用,因此,我們需要再從另一些學理框架中,找到可以對話的理論基礎。電腦中介理論便是一個重要理論。

二、電腦中介理論與網路通訊科技

除了前述提及公共政策模型中關於公眾參與的基本要義外,本文意欲透過其與電腦中介理論(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觀點的結合,以建構理解廈門PX個案的簡化分析模型。

學者 Ronald E. Rice 認為電腦中介傳播為「一個人或團體,利用電腦電訊傳播的網路來交換語意內容(semantic context)的媒介。」^⑪而 Mary J. Culnan 與 M. Lynne Markus 則認為電腦中介傳播指涉「利用電腦來幫助人們進行資訊交換以達成其他傳播行為的方式。」^⑫目前學術界普遍將電腦中介傳播廣泛地用來描述「利用電腦做為傳播之中介」的溝通形式。^⑬事實上,隨著科技發展的進步,電腦中介傳播的進行是結合電腦與通信網路兩種科技,使得原本各自獨立的電腦終端設備,經由通信網路的連結(包括電話線、光纖纜線或衛星無線傳輸)而能夠相互溝通。因此本文試圖將電腦中介傳播之範圍廣義化以為本文網路通訊科技中介之同義,泛指新興媒體科技之應用及其中介特性。諸如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電子布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討論群(Discussion Groups)、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電子視訊會議(Teleconference)、部落格,亦或是即時通訊(如MSN等)、手機簡訊等溝通形式,都屬於網路通訊科技傳播系統。此外,藉由電腦網路輔助的傳播系統,已經成為現今最重要的傳播工具。而相較於傳統傳播媒體,學者們大多認為新興傳播工具具有以下五項特色,^⑭分別是即時性、互動性、非同步性、非線性和打破時空限制等,這是電腦中介傳播最為重要的表徵,亦為貫穿本文的核心理論之一。

三、網路通訊科技的政治作用

西方文獻,特別是美國的學術論著,在90年代初期普遍認為網路能促進甚至強化輿論與一般公民的公眾或政治參與(public 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許多文獻亦提及

註⑪ Ronald E. Rice, "Issues and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2 (1989), pp. 436-476.

註⑫ Mary J. Culnan and M. Lynne Mark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Fredric M. Jablin, Linda L. Putnam, Karlene Roberts and Lyman Porter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pp. 420-443.

註⑬ Poppy Lauretta McLeo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in Randy Y. Hirokawa and Marshall S. Poole eds.,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pp. 426-461.

註⑭ 相關文獻例如參見 Ronald E. Rice,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No. 4 (December 1987), pp. 65-94.

網路通訊科技對於民主以及民主化之長期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了：網路科技可以弱化威權國家的統治，並藉由使用（進入）網路成本較少而增進民衆的公共參與；網路能促使政黨間相互競爭與宣傳擴大，並使得新政黨或是反對團體易於進入政治領域而削弱威權國家對於政治的威權壟斷。^⑮但在 90 年代後期，修正主義者卻提出對「科技決定論」下「網路民主」(cyber-democracy; digital democracy) 概念的批評，認為這些想法太過於浪漫而顯得一廂情願 (wishful thinking)。如 Shanthi Kalathil 及 Nina Hachigian 就認為在中國這種威權國家中，網路通訊科技的政治影響很可能成為不過是民主運動者所想像或夢想的結果而已。^⑯ Christopher R. Hughes 和 Gudrun Wacker 也提出因網路普及所帶來的可能政治轉變和民主化並不必然有正向關係。^⑰諷刺的是，資訊科技可能會被威權國家用來強化對已經很微弱的公民社會的一種政治統治工具，藉此來確保其政權以及領導的權威性與穩定性。^⑱有些學者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網路通訊科技很可能因為國家內部安全或社會穩定等理由，或者利益團體透過其廣大經濟政治資源而操控的民意，造成最後資訊科技只是用來服務於當前統治階層或者是少數菁英利益團體。^⑲另外一些研究也極為關注全球資訊社會下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問題，對於那些資訊擁有者 (technological haves) 與資訊缺乏者 (technological have-nots) 在個別國家社會中所帶來的可能經濟和政治社會間的階級對立或緊張關係。^⑳換言之，網路通訊科技被認為是強化既存利益者優勢地位的工具，而無法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

誠然，網路通訊科技之於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之政治社會衝擊，在社會科學界尚未有一致的見解。這有賴長時間，更多、更進一步的（比較）實證經驗研究來支撐各種不同論點。但有一點似乎是得到目前多數學者的認同：對於像是中國或越南等一黨

註⑮ Anthony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eter Ferdinand ed., *op. cit.*; Pippa Norris, *op. cit.*; W. Lance Bennett and Robert M. Entman, *Mediated Politics: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⑯ 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Nina Hachigian, "The Internet and Power in One-party East Asian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41~58.

註⑰ Christopher R. Hughes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and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Randy Kluver,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rol: A 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25, No. 1 (May 2005), pp. 75~97.

註⑱ Garry Rodan, "Embracing Electronic Media But Suppressing Civil Society: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in Singapo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4 (December 2003), pp. 503~524.

註⑲ Linda Ma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Empowerment or Imperi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1 (February 2001), pp. 83~97; Philip E. Agre and Marc Rotenberg, *Technology and Privacy: The New Landsca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註⑳ Pippa Norris, *op. cit.*; Mark Warschauer,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威權專制國家，由網路新興科技推動並直接造成政治民主化，在當前似乎仍是一個尚未成熟的課題。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個案上，一方面網路使用人口相對於傳統電視或報紙閱聽者而言仍屬偏低，^①而另一方面，因為中國距離「有意義的」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代議式民主體制尚有一段距離，一黨專政在可見的中、短期內似乎是可以預期的。

然而從「網路政治」(internet politics)^②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大陸等威權國家的政治變遷與發展仍有其學術上的貢獻和重要性。固然網路使用者無法直接(direct)或立即(imminent)推翻共黨在中國專政領導的角色，但卻可能形成所謂潛在的「反動」(reactionary)力量來挑戰威權政府目前所設定的官方議題(agenda-setting)，充任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公眾事務的重要介面(medium)或平台(platform)，催化中國社會較大程度的政治自由與民意的解放，進一步成為政治、社會和經濟重大危機時的強化劑。畢竟像中國這樣的威權一黨制國家，人們長期所獲取的資訊來源相當程度的受到管制、甚至是一種扭曲式的片面傳播，^③所以網路科技開啓了威權國家政治發展的可能新面貌。這在一些文獻中可以得到部分例證。^④

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而言，資訊傳播意謂著「權力將更為分散，且傳統官僚獨占的網路體系將更為容易侵蝕。」^⑤據此，網路通訊科技預示著將可能相當程度地限制政府設定議題的能力，從而對各級中央或地方政府在人民「知情權」(right to know)的普遍要求下，對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可能作出比起以往更多、更為透明(transparency)、快速的回應(responsiveness)或解釋(accountability)。固然威權國家的政治發展上，公眾在網路上的政治言論往往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箝制，但網民對

註①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每半年的調查，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國內地網民總數已逾3.38億人，其網路普及率(internet penetration)占全國13億總人口的25.5%左右。其網民人口總數已高居世界第一位，超越美。但相對於傳統主流媒介而言，網路新興媒體仍是一個小眾媒介，因其使用者主要是以20、30歲年輕學生、白領階級，或是以沿海、經濟條件較佳的專業人士為主。關於詳細調查報告，請參見「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9年7月，<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09/7/16/125126.pdf>。

註② 關於「網路政治」的英文有幾個近似的觀念，如cyberpolitics, virtual politics, politics on the net, 其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概念意義：是一種「虛擬政治」意涵，意即是虛擬空間的政治現象；網路政治對現實政治生活的衝擊或影響；以及現實政治主體對於資訊社會的作用。更多的討論例如參見Andrew Chadwick,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Andrew Chadwick and Philip N. Howard eds., *Hand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劉文富，*網路政治—網路社會與國家治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李斌，*網路政治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註③ 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出版社，2006年）。

註④ David T. Hill and Krishna Sen, *The Internet in Indonesia's New Democracy*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註⑤ Joseph S. Nye, J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Elaine Giulla Kamarck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Governance.com: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 11.

公眾事務的參與意願、態度、以及其所帶來的政治社會行為（或謂「政治文化」）的轉變將可能對威權國家政府的角色、結構和官僚體制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換言之，網路通訊科技在威權國家公眾事務參與發展的中介角色扮演上成了重要的關鍵因素。公民意識的覺醒和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揭示我們即使目前威權政體的中國網上公共參與僅是初步階段，但新興網路通訊科技的進展很有可能將把威權中國帶往更為自由寬鬆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也使我們用更寬廣的角度去思考網路科技發展對政治參與的長遠影響，以及其他威權國家中（如越南和新加坡）可能會有何種政治、經濟或社會效應。

四、行動通訊科技的政治作用

行動通訊科技廣義而言仍是網路通訊科技的一種形式，因為當前的行動科技已廣泛的結合網路科技，成為一種劃時代的通訊革命。然而在一些無線網路不甚發達的地區或國家，行動科技較以「網路」為媒介形式的網路通訊科技，更為不受時空限制，更具有即時性的特徵，因為人們可以及時的使用手機或簡訊來進行單向、雙向、甚至是多向的資訊傳播、溝通與交流。

行動通訊科技在政治領域的作用或影響得到越來越多學界的關注。Heike Hermanns 的研究指出行動通訊科技在政治方面的運用形式至少包括了：第一、運用行動通訊科技如簡訊予以選舉投票。第二、利用行動通訊科技的便利與普及性使更多不同層面的人能夠參與公共事務，政府並對民眾提供更多、更廣的公共服務範圍。第三、使用行動通訊科技交流如未經主流媒體報導的小道資訊或消息。第四、善用行動通訊科技予以更為容易的動員群眾。^⑥

進一步說，運用行動通訊科技可以用來協助低度開發國家的政經與社會發展之重要性。Okoth Fred Mudhai 就認為，在非洲及其他經濟較為落後國家，行動通訊科技的使用比起網路通訊的使用上更為普及，從而行動通訊科技更為適用來促進非洲與落後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例如手機（簡訊）可以用在組織群眾運動，以進行示威抗議，推進社會發展與變革。而國際組織在從事相關活動時，亦可利用手機作為與非洲和其他落後國家聯繫的重要平台，藉以增加低度開發國家在國際事務活動的參與，減少參與國際事務不平等的問題。^⑦此外，在選舉事務上，手機及其簡訊也開始廣泛地運

註⑥ Heike Hermanns, "Mobile Democracy: Mobile Phones as Democratic Tools," *Politics*, Vol. 28, No. 2 (May 2008), pp. 74~82.

註⑦ Okoth Fred Mudhai,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More Strategic Civil Society Use of Mobile Phones," in Jodi Dean, Jon W. Anderson and Geert Lovink eds., *Reformatting Poli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Madison Avenue: Routledge, 2006), pp. 107~120.

用於選舉相關過程之中。^⑳

手機簡訊是資訊社會下的另一種新形態資訊傳播管道，它可以結合網際網路成為可能突破非民主和威權國家的資訊管制與封鎖。因為當威權政府嚴密控制主流（mainstream）或官方（official）傳媒時，民眾卻可能可以使用像手機簡訊等網路／行動通訊科技以規避政府的監控，並與小道媒體（tabloid/back channel media）互通資訊，散播被封鎖的消息，或是未經主流新聞報導或證實的非官方（unofficial）、另類的（alternative）訊息。當政府管制報紙、電視與廣播等大眾傳媒，甚至監控虛擬網路內容時，人們或許可以使用手機簡訊來突破資訊封鎖。例如以英國作為根據地的「非洲短波廣播電台」（SW Radio Africa, www.swradioafrica.com/index.php）公司，就利用手機簡訊和電子郵件將新聞訊息傳播進出被辛巴威政府嚴密控制的社會。辛巴威人民則可透過訂閱這家公司的簡訊或電子郵件新聞方式來突破威權政府對資訊的封鎖與管制。^㉑

在民意和群眾動員方面，人們可以運用手機簡訊表達民意，藉由（抗議）簡訊以表達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或支持，亦或利用簡訊進行政治社會活動的宣傳或動員。因此，妥善運用簡訊不僅可以作為網路時代下民意表達的重要形式之一，更可能提高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展現民間社會的力量，用以向政府當局表達抗議、支持或爭取權益。例如 2005 年科威特的民運人士便使用大量手機簡訊動員群眾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以爭取女性的投票權力。^㉒而 2008 年南韓學生和青年人也利用手機簡訊進行抗議韓國政府進口美國牛肉，組織並串聯民眾走上街頭，捍衛本國食品衛生的安全與權益，冀望人民的力量能夠改變南韓政府對美國農產品輸入的政策。^㉓

事實上，從手機與其相關的行動科技問世以來，該項通訊產品已不純然僅是作為一般生活或商業用途，手機簡訊更是成為政治或公領域中，有助於傳播抗議和動員的重要傳播介面。因為對於欲發起群眾運動的領袖／領導人而言，使用手機簡訊動員或抗議，可以更為有效、且及時的讓更多人民知道他們的訴求。Vicente L. Rafael 就以

註 ⑳ 舉例而言，美國「新選民計畫」（New Voters Project）調查研究乃根據年輕選民為研究對象，利用手機簡訊來傳遞簡潔有力、且目標明確的宣傳內容，這被認為是有助於動員年輕選民參與投票、提高青年人的總投票率。然而 Maria Irene Prete 以 2006 年義大利大選為個案指出，使用手機簡訊從事助選活動僅能強化原本就認同某候選人（或某政黨）的支持度，卻可能無法藉由簡訊的傳播來改變一個人的投票取向。從而她認為在不同國家使用手機簡訊進行助選活動的功用可能不盡相同，學術界需要更多的跨國經驗予以進行比較研究。此外，2007 年奈及利亞的總統大選中，一個名為「行動選舉觀察網絡」（The Network of Mobile Election Monitors, NMEM）的公民團體便號召人民群眾利用手機簡訊在各個投開票所監督投票過程，並將任何投開票情況及時而有效的以手機簡訊方式回報給中央電腦管控系統，使得那些威權或不民主政府難以進行或掩蓋選舉舞弊等情事，使得投票過程與結果更為公平。

註 ㉑ “Texting to Beat Zimbabwe Censors,” *BBC News*, February 27, 2007,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6401569.stm>.

註 ㉒ “In the Gulf, Dissidence Goes Digital,”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175-2005Mar28.html>.

註 ㉓ Hyun-kyung Kang, “Cell Phones Create Youth Nationalism,” *The Korea Times*, May 12, 2008,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special/2008/09/180_24035.html.

2001 年 1 月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發生大規模群眾運動為例，說明行動科技的政治作用。由於菲國擁有 450 萬手機用戶，且人民已慣於使用簡訊作為日常生活聯絡的重要工具，因此對當時菲國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不滿的人們便利用手機簡訊大量發送抗議的訊息，號召人民上街遊行、抗議，用以表達對艾斯特拉達貪污、受賄等醜聞的不滿。由於手機簡訊使得相關抗議、不滿的資訊流通更為快速且頻繁，許多民眾走上馬尼拉街頭要求當時的總統下台，抗議的結果也（間接的）促成艾斯特拉達的下台。^②而此等「簡訊革命」（text message revolution）使得人們便利地相互溝通，民眾也依據簡訊宣布的時間與地點集體行動與抗爭。艾斯特拉達亦將他之所以被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驅逐歸咎於來自「簡訊世代」（text messaging generation）的革命。

③

然而我們不該一廂情願地認為行動科技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或民主化作用。Manuel Castells 等人提醒我們，行動科技固然具有反應快速、網絡連結以及形式多元化的特點，它們也成為新時代下宣傳動員的新渠道。但政治或社會動員是否成功以及所產生的政治效果則難以全面一致化，因為以下三種結果都存在可能性：第一、群眾運動之動員成功並造成政治上的改變；第二、群眾運動動員成功，但沒有造成政治上的改變；第三、群眾運動動員失敗，且因此沒有任何的政治變革。職是之故，政府的因應策略以及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對於動員是否成功都可能造成影響，因而不能簡單而線性的（liner）化約成使用行動科技必然可以造成群眾運動的民主結果。^④

再者，手機簡訊亦有其使用上的負面效果，像是被用來散佈謠言，挑動族群或種族間的對立與衝突，並且散播憎恨和恐懼的訊息，致使政治和社會產生動盪、甚至崩解。例如肯亞在 2007 年總統大選後因國內種族對立的情勢和衝突不斷升高，有心人便利用手機簡訊大量傳播煽動種族衝突、製造族群緊張、以及各種街頭暴力的訊息。^⑤從而使得通訊科技成為製造，甚至強化社會對立與衝突的新工具，這也促使許多國家開始管制手機簡訊的使用。例如印度政府為了避免在發生群眾運動的時候，有人利用手

註 ② Vicente L. Rafael, "The Cell Phone and the Crowd: Messianic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Public Culture*, Vol. 15, No. 3 (Fall 2003), pp. 399-425; Amando Doronila ed., *Between Fires: Fifteen Perspectives on the Estrada Crisi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c., 2001), p. 263.

註 ③ 學者 Julius Court 就認為艾斯特拉達的垮台是菲國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Second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EDSA II）的展現，更是首次的「電子革命」（E-Revolution）。參見 Julius Court, "People Power II in the Philippines: The First E-Revolution,"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1), http://www.odi.org.uk/projects/00-07-world-governance-assessment/Docs/people_power_ii.pdf.

註 ④ Manuel Castells,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pp. 185-213.

註 ⑤ 這種訊息諸如「如果你的鄰居是 Kikuyu 人，去打他（她）並將其趕出房子，沒有人會問你發生什麼事。」參閱 "Text Messages Used as Tool of Hate in Kenya,"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February 19, 2008, <http://afp.google.com/article/ALeqM5jVko4ZKmoYIz7Bav0GXnBF8yIqAg>; Jamal Abdi and James Deane, "The Kenyan 2007 Ele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 The Rol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BBC World Service Trust*, April 2008, http://downloads.bbc.co.uk/worldservice/trust/pdf/kenya_policy_briefing_08.pdf.

機簡訊散播謠言，進而造成衝突的擴大，由最高法院下令關閉 Jammu 和 Kashmir 等地的手機簡訊服務，並禁止當地人使用簡訊。^{③⑥}馬來西亞政府則在《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中明令禁止民眾利用簡訊散佈族群衝突等謠言，違反者將被警方逮捕拘禁。^{③⑦}這些不同政府間管制簡訊的作為一方面在於避免手機用戶誤用、濫用、進而避免社會的衝突或觸發群眾暴力事件，維繫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避免人民或反對者（派）利用手機簡訊宣傳動員以造成政令推行不易和政局的不穩。

誠然，手機簡訊作為全球化時代、資訊社會下之新形態溝通媒介，不僅可以用來傳播資訊、流通資訊，更可以在公眾事務與政策領域上作為宣傳動員與社會行動之政治性工具。固然政府、政黨或候選人可以經由手機簡訊進行選舉宣傳與動員投票，並提升公民政治參與，但威權政體下的人民或團體亦可運用簡訊突破政府對大眾媒體的封鎖、箝制以獲得非官方允許或認可之「非政治正確」（non-politically correct）的資訊，並在群眾間互傳簡訊消息，向政府表達民意以爭取人民固有之合法權利。

五、網路通訊科技與中國政治發展

基本上，學術界關於中國政府與媒體角色的研究，傳統上傾向於認為這是一種垂直的主從關係，共產黨政府透過各種不同的政經手段，包括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地統治機制來控制和影響中國媒體整體的發展，這種「喉舌」式的官方媒體，是要能為黨國政府服務，能夠正確導向輿論，並促進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穩定。^{③⑧}這種黨國媒體政治邏輯可以簡約成中國政府利用媒體控制人民，媒體成為政府操弄人民（民意）的工具。由黨國政府設定各種議程，藉由官方控制（或主導）的主流媒體，由上而下垂直的灌輸官方的意識形態，這種所謂政治正確的媒體環境氛圍，使得一般大眾普遍缺乏或是不敢發表自主性的言論。這種主導權大體上為政府所操縱。

然而近來一些學術論著開始反駁中國此種媒體政治文化。例如 Kevin Latham 就將中國的媒體概分為有序（orderly）與失序媒體（disorderly）兩種。有序媒體指涉中國政府比較容易控制的媒體，例如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如廣播、電視和報紙，而失序

註 ③⑥ “SMS Ban in J&K to Continue, Says SC,”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5, 2008,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SC_stays_HC_order_on_SMS_ban_in_JK/articleshow/3329526.cms.

註 ③⑦ “Don’t Spread Rumours via SMS, Warns IGP,” *The Star*, December 15, 2007,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7/12/15/nation/20071215164847&sec=nation>.

註 ③⑧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 Alan P. L. Liu,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Chin-chuan Lee,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5.

媒體則指政府比較不容易控制與箝制的媒體，例如手機簡訊、網路和電話。由於這些新興網路通訊媒體的特性，人們獲得了新的主導權，使得政府漸為不易操弄媒體控制人民。^③從而學術界尤為需要重新思考中國的媒體政治關係，以一種更為廣泛、更為恰當的概念，來取代過去「假定中國媒體是一種垂直、有持續媒體效果和傳媒的宣教模式 (propaganda models)」來審視當代中國的媒體作用。^④

Haiqing Yu 進一步認為由於中國人民已大量使用手機簡訊而形成了所謂的「拇指文化」(thumb culture)。這種「拇指文化」是人們利用手機簡訊來獲得資訊、促進資訊流通、並利用手機簡訊來連結彼此以表達自己對公眾事務的見解，行使公民權 (citizenship)，擴大了政府和社會的溝通範圍，而不再僅是單純、被動且單向地接受來自於政府和傳媒的灌輸。這種行動科技下的「拇指文化」特別是在 SARS 爆發期間尤為突出，因為手機簡訊涉及了許多和 SARS 有關的資訊與討論，內容涵蓋了如何防治 SARS、(政治) 玩笑話、支持與批評政府等各種不同多元的民間聲音，並喚醒人民可以經由發送簡訊來參與公眾事務的討論。^⑤

Zhou He 的研究也指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與進一步推進，中國公民越來越希望建構一個非一言堂式的媒體、政治和社會環境。他指出，傳統主流媒體在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下，大量充斥著各種官方的提法，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社會變遷和不斷接軌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故往的官樣媒體文化已漸漸失去人民的認同與信任。人民需要一個更能表達民間多元不同意見的公共空間，而不再僅是蒙蔽自己去相信政府的官方說法。由於手機簡訊具有某些大眾媒體的性質，人民便利用手機簡訊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用來駁斥或攻擊官方對特定事件的說詞。人們越來越認為利用簡訊發表意見時，自己和政府的發言權是對等的，而不再是單向的接收者角色。^⑥

然而中國政府也強勢地管制、甚至主導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的發展，冀望在利用這些新興通訊工具的經濟利益之餘，可以有效的控制網路和手機簡訊等帶來的政治、

註 ③ Latham 認為，網路時代下，中國人民的媒體經驗比起以往產生了不同。因為人們可以自主的利用手機訂閱報紙或各種媒體新聞，手機會不斷寄送新的簡訊新聞，使每條新聞停留的時間更為短暫，人們也可以選擇看了就刪除，甚至不看直接刪除。因此，此種媒體經驗不斷喪失或減損政府（或媒體）原先議題設定所欲發揮的效果或影響力。是故，隨著這種新的媒體經驗發展，對於中國媒體與人民之間的主從或隸屬關係需要用更寬廣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參閱 Kevin Latham, "Sm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s Information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9, No. 2 (June 2007), pp. 295-314.

註 ④ *Ibid.*, p. 311.

註 ⑤ Haiqing Yu, "The Power of Thumbs: The Politics of Sms in Urban China," *Graduate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 2, No. 2 (November 2004), pp. 30-43. 另關於 SARS 與手機簡訊 (SMS) 和網路政治作用之研究，可參閱 "SAR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Control,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the Economy," *Hearing Conducted by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5, 2003,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1_02hearings/transcripts/02_06_05tran.pdf; Ringo Ma, "Spread of SARS and War-related Rumors through New Media in China,"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56, No. 4 (October 2008), pp. 376-391.

註 ⑥ Zhou He, "SMS in China: A Major Carrier of the Non-official Discourse Universe," pp. 182-190.

社會衝擊，並將其影響減至最低。Castells 等便指出，雖然中國社會透過手機簡訊得知 SARS 的相關訊息，並因此向政府施壓要求公開資訊，但中國政府事後的危機處理仍有效的運用各種宣傳機器，以軟性的力量將人民的困惑、恐懼、甚至是不滿政府的聲音，兼用硬性的法律措施將一切異議的聲音或言論壓制或消解，試圖將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的負面（政治和社會）衝擊和形象降至最低的限度。^④

況且，手機簡訊亦可能成為中國監視及控制政治社會的新工具。Jack Qiu 就認為，由於中國的手機簡訊都是經由國營電信公司的基礎設施來進行流通，從而中國政府可以堂而皇之要求電信公司將有害或不良的簡訊予以儲存以便政府不時的監控與查詢。固然手機是屬於資訊社會下個人重要的溝通媒介，但中國政府卻也可以透過直接發送簡訊予以侵入個人空間，進行（政治）宣傳教育，強化其在全球化網路時代的社會控制力。^⑤

如同先前我們關於「網路通訊科技」對於政治衝擊的文獻檢閱，相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作用，似乎很難明確地論斷其必然會對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產生民主政治的作用與影響。然而，正因為社會科學界對此課題仍存在不同的見解，這有賴更為長期、更為細緻的研究途徑、方法、以及更為深入的實證比較經驗以為基礎，俾利能更為全面的理解與檢視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對於民主／威權國家的政治影響及其扮演的角色。準此，本文藉由研究廈門 PX 廠個案，檢視網路通訊科技對於中國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產生何種影響？如此的研究議題突出當前轉型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但易為忽略的面向：網路通訊科技之於中國轉型的作用與角色。經由檢視與研究這些多元不同的案例事件，以為強化中長期研究的重要學理和經驗基礎。

參、個案研究－中國廈門PX廠興建投資案

廈門 PX 廠遠在 2007 年便得到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的同意，預定於廈門海滄區進行興建工程。然則，由於先導於知識菁英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的提案，聯合向政府提交暫緩 PC 專案建設的建議，使得有序媒體開始進行相關報導，從而廈門居民透過網路論壇、部落格等線上失序媒體形式進行了意見交換與共識凝聚，再以手機簡訊的轉發為引線，成功地發動了數次線下實際街頭「集體散步」的遊行活動，以表達反對 PX 廠興建投資案的立場。最終，廈門市政府宣布進入實質公眾參與階段，PX 廠確定遷建漳州古雷半島。

本文個案研究之鋪陳依時序概分為：六一遊行前的網路討論、遊行前後的網路／

註④ Manuel Castells,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207~208.

註⑤ Jack Linchuan Qiu, "The Wireless Leash: Mobile Messaging Service as a Means of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 No. 1 (January 2007), pp. 74~91, <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15/19>.

行動通訊動員、以及遊行後的正式公民參與等三個階段。在前兩階段為最終正式公民參與的前導因素，多所著墨網路通訊科技應用之於資訊社會下中國公眾參與的作用與中介性角色，最後針對公眾參與的政治性意涵作出專節性的分析。

一、背景

廈門 PX (Para-Xylene, 對二甲苯) 廠開發項目是由翔鷺集團於 2004 年 2 月提出。這項高達 108 億元人民幣 (以下同) 的投資案，預期將為廈門市帶來約 800 億元年產值的 GDP。2005 年 7 月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通過該專案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而其國家發改委將此專案納入「十一五 PX 產業規畫」七個大型 PX 項目之一，並於 2006 年 7 月核准通過專案的申請報告，該集團也計畫於 2007 年夏天開工。^⑤

但在 2007 年 3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以下簡稱「兩會」) 召開期間，由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暨全國政協委員趙玉芬院士聯合另外 104 名政協委員，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一項暫緩 PX 專案建設的建議案，以環境保護為訴求，希望中央政府重新選址並勘查論證。此案經中國大眾媒體廣為披露後，立刻引起廈門人的關注，尤其是海滄區「未來海岸」購屋置產的業主與地產開發商。網路上有關 PX 專案的討論成為市民爭相討論的熱門話題，這些討論內容有些成為手機簡訊內容，迅速在廈門市民中迅速流傳。簡訊號召市民至市政府「散步」，以公開表達對 PX 興建案的不滿。由於不滿的情緒愈演愈烈，終至迫使中央與廈門市政府回應市民的聲音，並與市民展開溝通與協商。

廈門市常務副市長丁國炎於 2007 年 5 月 30 日召開了一個簡短的新聞發布會，在會中正式宣布緩建 PX 廠，並「進入公眾參與階段」，以表達廈門市政府願意廣開各種簡訊、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來信等渠道，充分傾取市民的意見。這樣的宣布使得從 6 月 1 日上午起，部分市民身纏黃色絲帶走上街頭，公開聚集在市府門前進行示威遊行等「散步」運動，群眾高舉「抵制 PX 項目，保市民健康，護廈門環境」布條，此舉被稱之為「六一反 PX 大遊行」。為回應「散步」群眾的環保訴求，廈門市政府於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緊急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並宣稱目前 PX 項目已經停工，目前正在進行為期半年以上的環境重新評估。

廈門市科學技術協會作為中國共產黨廈門市委領導下的人民團體，並且是廈門市政府與黨組織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橋樑，也於 6 月 5 日印刷了數萬份宣導式的 PX 知多少小手冊，並隨同廈門日報廣發給市民，藉以導正視聽，強化民眾對於 PX 廠建設之經濟效益與環境安全的認識。但民眾普遍對此案仍保持高度的懷疑與缺乏信任。12 月 5 日，廈門市政府公布了關於廈門海滄南部地區環境影響評估的報告，並宣布進入為期 10 天的公民參與討論 PX 廠建設階段。2007 年 12 月 13、14 日，由公開報名和電視台現場直播抽號的方式，產生了 100 餘名「廈門環境評價座談會」的民眾代表。在

註⑤ 劉明，「論行政決策中的公民參與—以廈門 PX 項目建設為例」，四川理工學院學報（四川），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25。

由市政府官員、20 餘名專家學者、以及百餘民眾代表所共同組成的三方會議上，有近九成的市民代表表達在廈門設置 PX 廠的反對意見。最後廈門市政府在綜合各方意見後，決定緩建，並最終將該 PX 專案遷往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島。關於廈門 PX 廠建設案始末可以從表 1 看出。

表 1 中國廈門 PX 個案大事紀

日期	事件概述	備註 (傳媒、網路、公民參與)
2004年2月	廈門PX專案經中國國務院批准立項。	—
2005年7月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通過該專案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國家發改委將其納入「十一·五PX產業規劃」7個大型PX項目中。	—
2006年7月	核准通過專案的申請報告，預計2007年夏天動工。	—
2007年3月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暨廈門大學教授趙玉芬等百餘位委員，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聯合向政府提交了一項提案，建議暫緩PX專案建設。	中國經營報和中國青年報等多家全國性的媒體對廈門PX項目提議遷址一事開始進行報導。
2007年5月	25日，廈門知名部落格作家連岳在2007年第15期鳳凰週刊刊發了題為「廈門：一座島城的化工陰影」一文。	當期鳳凰週刊被廈門市政府勒令下架退回。期間，網路登載或討論有關廈門PX廠事件的文章及網站遭到刪除或封鎖。
	28日，廈門市環保局與PX項目投資方翔鷺集團分別在廈門晚報及翔鷺集團網站發文，全面介紹PX專案。	—
	29日，廈門百萬市民轉載、傳播反對PX項目的同一簡訊。	廈門市政府亦針對手機簡訊發送的關鍵字進行管制與封鎖。
	30日，廈門市政府宣布緩建PX專案。	廈門市政府透過新聞發布「進入公眾參與階段」，以表達願意廣開簡訊、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來信等管道，充分傾聽市民意見。
2007年6月	1日，廈門市民透過網路與手機簡訊的串連，自發性上街「散步」表達了對PX專案的不滿，稱之為「六一反PX大遊行」。隔日同樣有部分市民上街持續表達訴求。	為回應「散步」群眾的環保訴求，廈門市政府於1日下午3時30分，緊急召開了簡短的新聞發布會，宣稱目前PX項目已經停工，目前正在進行為期半年以上的環境重新評估。
	其後，環保總局組織專家，就海滄PX專案對廈門市進行全區域總體規畫環評。	5日，廈門市科學技術協會印刷了數萬份PX知多少小手冊，並隨同廈門日報廣發給市民。
2007年7月	廈門市政府委託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進行「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環境影響評價」。	—
2007年12月	5日，廈門市政府公布了廈門海滄南部地區環境影響評價結果。	實質進入為期10天的公眾參與階段。
	11日，廈門市公開隨機搖號，公布100餘名參與廈門海滄南部環評座談會的市民代表。	13、14日，廈門舉行海滄南部環評座談會，106名參與的市民代表中，有近九成反對PX專案落戶廈門。
	15日，福建省政府為此案召開所有省委、常委的專項會議，決定遷建廈門海滄PX專案，並預選地為漳州市漳浦縣的古雷半島。	—

2008年2月	29日，福建省漳州東山縣部分民衆對PX項目落戶鄰近漳浦縣一事採取了反對行動，並爆發另一波的「散步」事件。連續三天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民衆衝撞東山縣政府、縣賓館，與警方發生推撞，雙方均有人受傷。	由於正值「兩會」期間，懷疑此次組織式抗爭背後有人策動指揮。
2008年5月	25日，漳州市與翔鷺集團旗下的騰龍芳經（廈門）有限公司正式簽訂投資協議書。	—
2008年9月	11日，漳州市PX項目環評第一次公示。 20日，古雷半島徵地正式啓動。	— —
2009年1月	9日，中共國家環保部官方網披露，漳州PX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意見，已獲環保部常務會議原則通過。 20日，中國國家環保部正式批覆翔鷺集團的PX和PTA兩個項目。	— PX專案確認落戶與廈門相隔近百公里的漳州古雷半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六一反 PX 大遊行的新媒體力量：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

前述文獻回顧已針對本文所謂「網路通訊科技中介」進行定義，即廣義化的電腦中介傳播理論，泛指新興媒體科技的應用及其中介特性，而最重要的特性在於其所表現的：即時性、互動性、非同步性、非線性與打破時空限制等。

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的發展從早期電子郵件和全球資訊網，進入到「Web2.0」^④的時代。從部落格（weblog）的興起、影音視訊分享網站、網路百科全書，到行動電話以早期的接打電話、傳送簡訊，發展至可以上網以及攝影拍照，這些都是全球化時代網路科技的新革命。而中國對於發展網路通訊科技一直非常積極，並致力於推動網路基礎建設、電子商務（e-commerce）和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等相關網路與行動科技的現代化應用。^⑤希望透過現代科技提升其經濟發展的層次，拉近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同時也限制網路上的資訊流動。^⑥

註④ 關於「Web2.0」的定義，至少有三個核心概念：第一、在 Web 介面上，以共通且簡易的傳輸方式（如現在熱門的 RSS），傳送網頁、影音檔等資料的基本資訊（如標題、作者、摘要、關鍵字、網址等）；第二、這些基本資訊具開放性，能以網友（而非原始網站）為中心來使用；第三、這些基本資訊能夠自由拼貼、改裝，在其他網站或電腦上重新組合（甚至重新輸出重組過的新資訊）。引自陳豐偉，「別被 Web2.0 嚇到了」，中時部落格，2006 年 6 月 12 日，<http://blog.chinatimes.com/blognews/Archive/2006/06/12/69467.html>。

註⑤ Yongming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註⑥ Christopher R. Hughes and Gudrun Wacker eds., *op. cit.*

表 2 中國網路通訊科技發展的現況^④

	2007年	2008年	意義
網民人數	1.62億	2.98億	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網路市場
網路普及率	12.3%	22.6%	超越2008年全球平均水平21.9%
網民使用線上新聞與搜索引擎的比例	76.3%	81.3%	網路空間被中國媒體與宣傳部門視為「不可忽視的輿論宣傳陣地」
電子郵件／即時通信的使用率	69.8%	—	
手機用戶（人）	5.47億	6.4億	較一前年上升16.4%
簡訊業務量（則）	5921億	6996億	較前一年上升18.2%
部落格作者人數	—	1.62億	

資料來源：同註④-⑤。

在 2007 年 5、6 月間廈門 PX 事件發生的當時，中國網民人口約為 1.62 億，其網路普及率 12.3%，而網民使用線上新聞和搜索引擎的比例達到 3/4（76.3%）。電子郵件與即時通信（如 QQ, MSN, Yahoo Messenger）的使用率也有近七成（69.8%）。^④至 2008 年底，約略 2.98 億的中國網民總數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網路市場，其普及率躍升為 22.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 21.9%，並較 2007 年增長 8,800 萬人，年增長率為 41.9%。2008 年中國的網路新聞使用率亦較 2007 年提升了近 5%，從而使得網路空間被中國媒體與宣傳部門視為「不可忽視的輿論宣傳陣地」。^⑤另外，中國部落格作者已在 2008 年底達到 16,200 萬人，^⑥2008 年的中國手機用戶相較 2007 年已從 5.47 億增至 6.4 億人（上升 16.4%），而簡訊業務量為亦從 2007 年 5921 億則擴充為 6996 億則（上升 18.2%）。^⑦上述資料顯示網路通訊科技在當時的中國已逐漸獲得高度應用與快速發展，參見表 2。

（一）六一反 PX 大遊行前的網路討論

在廈門 PX 個案中，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在相當程度上扮演了成就「六一反 PX 大

註④ 個案發生時間為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故未列入 2009 年之數據。另外，至 2009 年底，已有約略 3.84 億的中國網民，其網路普及率為 28.9%。

註⑤ 「第 20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7 年 7 月，<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註⑥ 舒斌、王重浪，「重點新聞網站－向上生長的力量」，網絡傳播，第 1 期（2004 年），<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46419/46420/3302778.html>。

註⑦ 「第 23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9 年 1 月，<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註⑧ 「2008 年 12 月通信業主要指標完成情況」，中國工業與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網頁，2009 年 1 月 22 日，<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5057/n11298508/11912660.html>。

遊行」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透過全國性媒體的相關報導，網路上對反對建廠相關議題的討論與轉貼文章轉趨熱烈。例如，網民部落格－這種具有「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④特點的個人化網站，成為資訊社會下顛覆傳統媒體點對面的傳播方式，以面對面的橫向傳播提升了訊息擴散的速度和廣度。其中，連岳做為中國頗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公民新聞」作家，^⑤不僅在其部落格中發表不少關於 PX 廠興建的文章，更轉貼了由鳳凰週刊所發之一篇關於討論 PX 廠之重要報導，題為「廈門：一座島城的化工陰影」。^⑥由於此篇批判性文章不為政府既定的方針與議程設定，而被廈門政府勒令下架鳳凰週刊。中央批准與地方政府支持興建 PX 案，使得廈門地方輿論對此案的興建有不少的疑慮，民意也不斷的沸騰。在這樣線上與線下的反覆過程中，網路通訊科技成了在威權制度下的中國人民一個發聲及交換資訊的重要中介平台，更是累積「六一反 PX 大遊行」實現的先導能量。

(二) 六一反 PX 大遊行前後的行動通訊動員

終於，在 2007 年 5 月 28 日前後，不少廈門市民收到一封簡訊：

「台灣第一通緝犯陳由豪與翔鷺集團合資在海滄區動工投資 PX 專案，這種劇毒化工品生產，意味著放了一顆原子彈，意味著以後廈門人民將在白血病、畸型兒中度過。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為了子孫後代行動吧，參加萬人遊行，為了自己的生存，行動起來吧！」^⑦

這一則宣傳動員的簡訊，內容載明 PX 建廠後所可能帶來的直接危害，其中並標示抗議的時間和地點，呼籲人們大量轉發簡訊。由於輿論反映之強烈，該簡訊在人口

註④ 「公民新聞」又稱之為「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共新聞」(citizen journalism)或「民主新聞」(democratic journalism)，其重要意涵在於個人或一群非專業新聞工作者的公民，以積極的行動進行蒐集、報導、分析和傳播新聞與資訊，旨在為民主社會提供所需之獨立、可信、準確、廣泛與切合公民需求的訊息與新聞。參閱 Shaynes Bowman and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ston, VA.: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2003), p. 9.

註⑤ 連岳曾經歷練檢察官以及南方周末記者的工作。他之所以在中國的「公民新聞」部落格中頗具影響力，來自於他的文章犀利，不斷針砭時政，挑戰政府，從而其部落格屢次遭封，經常變換。他的部落格主要有：(1) <http://rosu.spaces.live.com> (2005 年 3 月 11 日~2006 年 11 月 28 日)；(2) <http://lianyeah.blog.com> (2006 年 11 月 18 日~2007 年 5 月 11 日)；(3)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 (暫停使用)；(4) <http://www.lianyue.net/blogs/rosu> (正常使用)；(5) <http://rosu.blog.163.com> (正常使用)。目前其主要部落格之一連岳的第八大洲－在德國之音「2007 國際博客大獎賽」中獲得最佳中文博客大獎，並為中國著名部落格牛博網主力部落格。

註⑥ 關於此篇文章的全文，請參閱劉炎迅，「廈門：一座島城的化工陰影」，鳳凰週刊，總第 253 期 (2007 年 5 月 30 日)，<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3020766223859712/20070530/908176.shtml>。

註⑦ 「陳由豪海滄建化工廠，週五民衆抗議」，聯合早報網，2007 年 5 月 29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5/taiwan070529z.html>。

總數 150 萬的廈門民眾中被反覆轉發了近百萬次。^⑤在此事件中，現代網路與行動科技賦予了廈門市民一種新形態的維權管道，如同前述菲律賓「簡訊革命」中人民力量的展現一般，當現代科技與民意產生了有效的結合，這一場在中國貓與老鼠的政治抗爭，或許老鼠也可能取得勝利。^⑥於是，在不斷高漲的民意壓力下，抗議動員的簡訊如同壓力閥被開啓般，致使廈門市政府被動採取因應措施，一方面進行網路與手機等管制或封鎖作為，另一方面來自福建省政府要求廈門市政府針對興建 PX 廠重新進行環境評估。廈門市政府則於 2007 年 5 月 30 日上午緊急開會宣布緩建海滄區 PX 廠，希望阻止發生群眾抗議事件。然而廈門市政府的作為並未奏效，另一波群眾的抗爭於 6 月 1、2 日，數千名廈門市民以「集體散步」之名走上街頭進行遊行抗議。^⑦

同時，不少中國部落客（blogger）充任「公民新聞記者」的角色，以現場文字、照片、甚至是影音直播等方式，直接而立即的傳送給包括在廈門以及全國各地關注 PX 廠案的網民與手機用戶，即時呈現遊行抗爭的廈門 PX 公民運動。^⑧全國各大論壇與部落格圍繞著 PX 廠建設可能帶來「劇毒」與「高危險性」的各種不同討論。^⑨這一批所謂的「網路義勇兵」，^⑩實踐「公民新聞」的具體核心價值，並且超越傳統媒體的媒體屬性，在一些攸關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中，主動發揮微妙的影響力，也成為推動中國公眾事務參與轉型的一種新興力量及表現其特殊的中介性。^⑪

註⑤ “Text Protest’ Blocks China Plant,” *BBC News*, May 30, 2007,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704359.stm>.

註⑥ Mitchell Landsberg, “China City Gets the (Text) Message,” *Los Angeles Time*, June 1, 2007,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7/jun/01/world/fg-chinal>.

註⑦ 當前中國公民並未真正享有憲法上所保障之集會遊行之政治權利，僅能以「集體散步」之權宜措施作為行動口號，以避開政府過度的關注，但實際上卻是一種人民上街遊行、請願，以爭取人民權利的政治社會活動。參閱「廈門PX化工生產記」，人民網，2007年12月22日，<http://env.people.com.cn/GB/6686588.html>；Shai Oster, “Chinese Plant Fight Continues; Marchers Still Protest Danger of Chemicals with Xiamen Project,”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2007, p. 9.

註⑧ 著名的例子如中國網友北風及令狐，利用手機簡訊及網路接力，對2007年6月1日和2日廈門市民自發上街「散步」，要求停建PX項目的場景，在博客上進行了全程的現場報導。而這次直播幾乎成為中國關於PX廠遊行抗爭事件中，唯一連續的現場消息來源。參閱李永峰、張潔平，「2007年十大中文網絡事件」，*亞洲週刊*，第22卷第3期（2008年1月20日），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tt&Path=3314478411/03tt.cfm。另外關於現場網路直播，可參閱網址<http://bbs.sghua.com/viewthread.php?tid=410>。北風之個人部落格為<http://wenyc1230.blog.163.com>，令狐之部落格為<http://buchong.spaces.live.com/>。

註⑨ 鄒潔，「廈門PX事件的議題建構」，*新西部（陝西）*，第14期（2007年），頁27。

註⑩ 朱建陵，「手機、網路突破中國的封鎖線」，*中國時報*，2007年6月2日，第A21版。

註⑪ 近期著名的事件如「新疆維、漢衝突」、「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山西黑磚窯奴工」、「西藏抗暴事件」、「抵制家樂福事件」與「三鹿毒奶粉事件」等。這些案例凸顯出中國民眾維權的想法與決心，透過網路、部落格與手機簡訊等新興傳播工具，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各種公共議題的不同激辯，以及公共利益的（理性）思考，也使得公民意識不斷的成長。

三、廈門 PX 個案：網路通訊科技作為中介的分析

在全球化資訊社會的開放下，網路通訊科技逐漸轉為生活倚重之必須。由於中國威權體制下對於媒體的箝制仍舊存在，使得所謂線上空間的媒體傳播應用轉為普及，中國人民得以透過所謂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來滿足線下社會現行制度對於公民權利保障的匱乏，如話語權與知情權的爭取。其原因在於網路通訊科技應用上的幾項特點：

首先，群眾透過電腦、網際網路、基地台等網路通訊系統的建置與使用，可以在第一時間取得相關資訊，並且在不受的外力干擾下完成資訊的交換或取得，具有其中介效果的「即時性」。再者，各方不需要在同一時間、地點進行資料接收或發送，透過科技系統的儲存，增加了人民使用上的彈性與參與的程度，有其「非同步性」及「打破時空限制的特色」。而「非線性」的資訊處理，使得人民在持有或具備網路通訊科技系統下，既是接收者也可為傳播者，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有選擇參與的權利，突破單向線性傳播的可能，進而增加傳播的連結程度，擴大而為一巨型網絡。換言之，只要持有網路通訊科技等相關設備，便有其直接參與的平等性及雙向或多方互動的可能，對於未持有設備之群眾亦得以透過持有者訊息的中介傳遞，間接涉入參與。^⑤相較於中國傳統／主流有序媒體為政府經營控制下所表現出的權威性、封閉性、單向性等特點，使得中國人民轉而透過在網路通訊科技的平台上發聲與意見交換、甚至是累積上街抗爭的動員能量，強化了在既有制度下公眾參與的熱情與空間。由於中國政府對於網路通訊媒體的管制與言論管控，網路通訊科技使用者得以透過線上的虛擬身分進行互動，此種以「匿名性」來掩飾真實身分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政府管制並緩解遭壓抑的公民情緒與權利的施行，使得群眾更勇於在此一空間表達己身意見。

然而，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在 2003 年 SARS 事件後便已深刻的理解，中央有關宣傳部門可以將網路與手機簡訊視為一種資訊時代下治理的重要輔助工具。在國家或社會突發重大災害事件和有關涉及民眾的重大公共利益事件時，「利用手機短信、網絡等現代傳播手段，及時告知公眾相關信息，既是各級政府應有的意識，更是各級政府應當採取的必要措施」。^⑥因此，藉由此種積極而能動性的宣傳新作為與網路上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國政府就能在網路時代下將官方的新聞議題導向經由手機簡訊的方式，直接嵌入（embedded）民眾的個人手機空間，以深化官方媒體論述的影響力與滲透力，加

註 ⑤ 有關電腦中介傳播系統之分類屬性，可進一步參閱 Donna L. Hoffman and Thomas P. Novak, "Marketing in Hyper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60, No. 3 (July 1996), pp. 50-68.

註 ⑥ 「新華時評：善用手機短信傳播安民消息新華網」，新華網，2008 年 5 月 1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2/content_8154229.htm。另外，例如官方的新華社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出「新華短信」業務，只要輸入號碼訂閱就可以收到來自新華社的即時簡訊新聞。參閱「新華社與浙江聯通聯合推出新華短信」，新華網，2007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1/content_11376644_3.htm。

強並確保其一貫的輿論控制能力。此外，網路審查系統——中國國家防火牆（Great Firewall of China, GFC, 中國長城防火牆）對於國內外「不健康」（unhealthy）的資訊可以進行「行政干預」^⑦、屏障或關閉，並要求網站負責人與網民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與自我監管（self-regulation）；^⑧而一些違反相關「網際網路法律」^⑨的網民或業主（網路服務供應商與網路內容供應商）予以的監禁或罰款等。^⑩換言之，原本不受外力干擾下的幾項特質，便可能產生阻滯或無法產生其功用，如個案中廈門市政府對於網路登載或討論廈門PX事件文章的刪除、網站封鎖及手機簡訊關鍵字的管制一般，但這卻是在中國現行威權制度下重要的可行方式之一。

本文整理網路通訊科技之中介性及其功用如下表3所示，而其也正呈現出本文之研究問題，探討轉型中的中國公眾參與在一定程度上與網路通訊科技的高度發展相關。網路通訊科技躍升為資訊時代下重要的資訊交換平台，其關鍵在於工具本身的特

註⑦ 這些行政干預主要是來自如中央宣傳部、公安部（網路警察，cyber police）、工業和信息化部等政府機關。

註⑧ Eric Harwit and Duncan Clark, "Government Policy and Political Control over China's Internet," in Jens Damm and Simona Thomas eds., *Chinese Cyberspace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Political Effe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Chin-fu Hung,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n East Asian Authoritarian States: Case Study of China," in Francesco Amoretti ed., *Electronic Constitution: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09).

註⑨ 有關中國官方規範網際網路有關重要的法規或條例，可參閱「中國公用電腦互聯網國際聯網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油電部，1996年4月9日，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62365；「中華人民共和國電腦資訊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7年5月20日，http://www.afdip.com/big5/domain%20name%20%20network%20law/chinese_law_network_detail12.htm；「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6年4月30日，news.xinhuanet.com/it/2006-04/30/content_4495376.htm；「計算機資訊網路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保密局，2003年11月27日，www.cnnic.net.cn/html/Dir/2003/11/27/1482.htm；「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中國互聯網協會，2002年4月17日，<http://www.isc.org.cn/20020417/ca39030.htm>；「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2005年4月29日，<http://www.chinabaike.com/law/zy/bw/gwy/bqj/1376290.html>；「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6年5月29日，http://www.gov.cn/zwgk/2006-05/29/content_294000.htm。

註⑩ 關於中國網路控制方面的研究，可進一步參閱如 Greg Walton,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2001, <http://www.scribd.com/doc/11561836/Chinas-Golden-Shield-Surveillance-Technology>; Derek E. Bambauer, Ronald J. Deibert, John G.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Nart Villeneuve and Jonathan Zittrain,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Research Publication*, No. 2005-10 (April 15, 2005), http://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706681_code177769.pdf?abstractid=706681&mirid=1; "Chin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vestigative Report," *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2007, http://www.rsf.org/IMG/pdf/Voyage_au_coeur_de_la_censure_GB.pdf; Michael Chase and James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性（如即時性、互動性……等），是為外部使用者（如網民或政府）所無法（或不易）直接改變的，使用工具亦多同為「失序媒體」（即網路通訊科技）之形式，在不同使用者「目的」導向下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產生多重、各種可能的（政策或產出）結果。就中國政府傳統治理角度而言，由於面臨快速、高度經濟發展所衍生的政治／社會問題及其舊有政治體制的特徵（如黨的宣教模式），必須以國家監管系統作為穩定政治與社會的重要治理機制。據此，中國政府加諸新興媒體諸多的管制與規範，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公眾參與、獨立或異議的公民行動。換言之，這並非科技／社會決定論或技術／政治性能夠單向、線性解釋的問題，以當前的發展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屬於雙元交錯的作用。

表 3 網路通訊科技中介角色：以廈門 PX 廠為例

網路通訊科技		使用者	
		國家機關	利益團體／群眾
使用方式		由上而下 制度性立法／強制性	由下而上
功用	正面	政策資訊公布／執行／回應 社會控制：穩定社會秩序	公眾參與的新形式：直／間接實現 規避真實意見表達所導致之負外部性（ 如違法／利益衝突等）
	負面	限制媒體傳播：如網站封鎖、手機簡訊 管制 社會控制：人民話語權、知情權	混淆社會視聽：不實資訊的散佈、企圖 破壞社會秩序等
工具		「失序」媒體：如網站、部落格、手機簡訊等	
		國家監管系統：如金盾工程等	—
特色 （與有序媒體之比較）		即時性、互動性、非線性、非同步性、打破時空限制、匿名性等 （權威性、保密性、單向性、封閉性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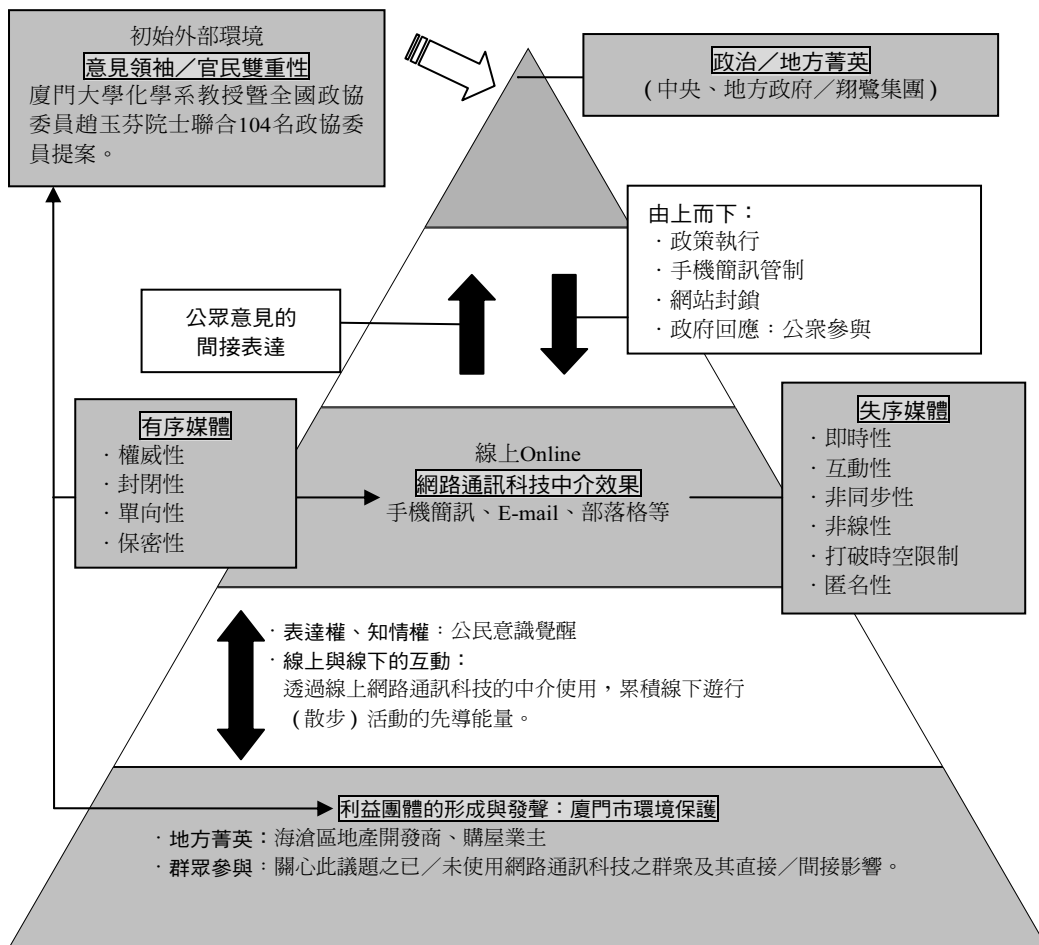
四、廈門 PX 廠的中國公眾參與分析

廈門 PX 廠個案中，在計畫初期群眾及當地媒體反應未果下，由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暨全國政協委員趙玉芬院士聯合 104 名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的提案建議。此後，中國經營報和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多家全國性媒體，針對提議廈門 PX 廠遷址一事進行有關報導，為 PX 個案停建的後續發展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初始外部環境。換言之，若非在中國年度最重要的政治會議上提案、趙玉芬等委員本身特殊「官民雙重性」^①的菁英與意見領袖身分與全國傳統／主流等有序媒體的報導，可能不足以由線上發動「六

註① 「官民雙重性」一詞是中國學者相對於西方研究統合主義國家機關與利益團體之間關係所提出，又稱「半官半民」。其一方面主張社團或利益團體處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成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又強調社團並非政府機關，有其一定的自主性與民間性作用。參見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293-326。而本文所提「官民雙重性」乃類似於這樣的概念，但意指趙玉芬教授既為廈門大學教授，且又身為政協委員之「官民雙重性」的菁英身分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中央政府接受提案的可能性。

一反PX大遊行」，甚或是最終PX廠的停建與遷址，如圖1所示。其主要在顯示說明廈門PX個案中五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為意見領袖、政治菁英、利益團體、有序媒體，以及最重要的網路中介傳播連結（失序媒體）。其中，網路傳播效果受到有序媒體輸入的影響，發揮其失序媒體的特性，凸顯其介於政治菁英與利益團體間的中介平台角色，進而產生有線上與線下的互動關係。

圖1 廈門PX個案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網路通訊科技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的不斷深化與應用賦予了中國公眾事務參與的重要角色，也對北京政府慣以施行的政治與社會控制帶來了新的危機與挑戰。這種新的挑戰主要是來自於新興科技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威權國家的統治基礎，特別是資訊與新聞上的完全控制。長期以來，中國政府部門在資訊處理上具有相當之權威性、保密性和封閉性，這大大削弱一般民眾獲取政府訊息的可能性與熱情。在廈門PX案中，

由於公民在資訊化時代能夠藉由使用（進入）成本較低的網路或手機簡訊進行雙向與多方的溝通與傳遞資訊，特別是其即時、互動、非同步、非線性和打破時空限制的特色，使得越來越多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公民愈發體認到，表達與參與公眾事務在現行《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⑦（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的制度性規範下，對於政府決策具有實質影響的可能，進一步喚醒公民知情權意識，從而民眾公共參與的意願與積極性也增強，這種自發性的言論與公民意識，不斷創造形成中國公民社會所需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⑧也可能創造出「制度性」公民參與的政治動能。這種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和平示威遊行，在經濟頗為富饒的沿海經濟特區，是極為罕見。^⑨

在廈門 PX 個案中，固然中國政府已於 2008 年 5 月 1 日施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⑩但民眾在此事件中仍處於資訊不完全、不對稱的情況，並無法確知建廠與否對其（經濟）生活所帶來影響的全面瞭解。地方菁英以環境保護與地產價格等商業因素的考量下，公眾、地產開發商及置產業主透過使用透過使用線上網路與簡訊大量而密集的傳播，號召群眾集體上街遊行，以所謂的「反動」力量，自下而上，試圖將其自身利益考量納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企圖挑戰、修正甚至扭轉中國地方政府長期由上而下執行以「發展是硬道理」、和「GDP 主義」^⑪掛帥的政績考量下所作出的決策。^⑫這

註⑦ 在《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中，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一種法律和制度性的規範，賦予中國公民在所謂「科學發展觀」與建構「和諧社會」下的「環境權益」。全文請參見「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環發 28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6 年 2 月 14 日，http://www.mep.gov.cn/info/gw/huangfa/200602/t20060214_74178.htm。

註⑧ Yongnian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chapter 5. 此外，關於「社會資本」的概念，多數學者認為它指涉一個團體或組織，若具有共同的網路（networks）、規範（norms）、信任（trust）價值，則能使得其更為有效的達成共同的目標。關於「社會資本」的進一步討論，可參閱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Supplement (1988), pp. 95~120;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Penguin, 1996); Deepa Narayan and Lant Pritchett,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Stephen Baron, John Field and Tom Schuller,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⑨ "Mobilised by Mobile," *The Economist*, Vol. 383, No. 8534 (June 23, 2007), pp. 48~49.

註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內文第一條中，明訂此條例是「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取政府資訊，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政府資訊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全文請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 492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7 年 4 月 24 日，www.gov.cn/flfg/2007-04/24/content_593403.htm。

註⑪ 中國政府近來多次以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之高度，強調「科學發展觀」對於奔向「小康社會」、促進「和諧社會」的重要性。「科學發展觀」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論點，但對地方政府而言，「發展」似乎是「硬道理」，要轉換中國已經高度內化的 GDP 主義卻是一件難事，因為「政府要的是經濟成績，地方的經濟增長對官員政績有好處，對地方官員的經濟利益也有好處。只要地方企業能夠為地方經濟作出貢獻，政府對企業的不義行為也就加以認可。企業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來幫忙，為企業逃脫責任。」參閱鄭永年，「中國如何跳出自我擊敗的治理模式」，聯合早報，2008 年 9 月 24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milk/pages/milk080924f.shtml>。

種以崛起中的網民、部落格作家、手機用戶、甚至是利益分殊的企業家（如地產開發商）為重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現象，意味著民間社會逐漸侵蝕、甚至漸漸取得原先「完全」由（中央）政府設定議題的能力。^⑧換言之，獨占議題設定與話語權在威權體制下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漸為走向分化與分殊。

再者，由於政務資訊的公開與透明是現代民主政府的重要作為之一，政府透過公開資訊的發布，使得民眾在公共事務上的資訊需求上獲得滿足，亦即是現代社會「知情權」（right to know）的重要表徵。公眾對於中央或地方層級的各級政府在人民「知情權」的普遍要求下，對所發生的各種政治或社會事件被公民期待要作出比起以往更多、更為快速的回應（responsiveness）或解釋（accountability）。然而，廈門市政府起初並未屈從於來自網路通訊科技等失序媒體使用下社會輿論的外部壓力。先是對網路登載或討論有關廈門PX事件的相關文章與網站進行刪除和封鎖，並且針對手機簡訊發送的關鍵字進行管制，隨後又大量印製PX知多少小冊伴隨廈門日報發送，企圖在遊行後導正民眾視聽轉向政府建廠政策。事實上，這正是中國政府所倚賴的重要治理手段之一——訊息控制與輿論導向治理作為。中國宣傳與公安等部門憑藉其宣傳機器與控制手段，一方面導引「正確」（correct）與「健康的」（healthy）輿論，另一方面也威脅（threat）、恐嚇（intimidation）、甚至處分（penalty）那些破壞政治與社會穩定的虛擬世界的「反動分子」。^⑨這兩種作為是相互交錯運用的。

由於宣傳部門深知，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固然能來促進資訊的流通，卻仍有資訊與新聞等不可靠的疑慮，這也減損了人們對於網路空間訊息的信任感。^⑩因此，官方宣傳機器便在「輿論宣傳陣地」上有所著力的空間。中央與地方政府得以藉由管制網路和手機簡訊，對所散佈「不實」的資訊或謠言予以監控與處分，並在當人民試圖獲得更多「可靠」的資訊來源時，引導人們瀏覽官方傳媒與政府機關的網上建制，如中國

註⑧ Shai Oster, "Chinese City Shelves Plant; Online Messaging Fans Local Protests over Chemical Project,"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1, 2007, p. 12.

註⑨ 關於中國黨政機關之官方議題設置能受到網路的挑戰分析，可參閱 Xiguang Li, Qin Xuan and Randolph Kluver, "Who Is Setting the Chinese Agenda? The Impact of Online Chatrooms on Party Presses in China," in K. C. Ho, Randolph Kluver and Kenneth C.C. Yang eds., *Asia.com: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143~158.

註⑩ 參見中國政府的「金盾工程」，就是「全國公安工作資訊化工程」，是中國政府公安部門自1990年代以來，電子政務建設的主要項目之一，主要包括了：公安基礎通信設施和網路平台建設、公安電腦應用系統建設、公安工作資訊化標準和規範體系建設、公安網路和資訊安全保障系統建設、公安工作資訊化運行管理體系建設、全國公共資訊網路安全監控中心建設等。參見 Greg Walton,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 cit.*; "USCC 2008 Annual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08,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08/annual_report_full_08.pdf.

註⑪ 例如 Patrick Butler 指出使用手機簡訊或是其它網路通訊科技傳播最大的難題便在建立人們對於資訊的「信任感」，畢竟簡訊的真實性令人質疑。參閱 Patrick Butler, "New Technology, New Voices," *eJournal USA*, Vol. 12, No. 12 (December 2007), pp. 4~8,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gic/1207/ijge/ijge1207.pdf>.

政府門戶網站等一些「電子政府」，予以對公民／網民進行宣教與輿情導向，^⑧希望重新奪回消解中的官方議題設置能力與網路空間的話語權。換言之，除了民衆以網路通訊科技由下而上爲中介平台爭取話語權與知情權外，廈門市政府起初宣布「進入公衆參與階段」的同時，也表達了其願意以各種簡訊、傳真、電子郵件等渠道，充分傾聽市民的意見，翔鷺集團同樣利用其網站發文全面介紹 PX 專案。這些菁英利用網路通訊科技平台由上而下的回應與控制，更強化了其中介的重要角色與非單向性。

雖然廈門市政府雖意欲透過上述作爲進行管制，但是在面對阻擋六一反 PX 大遊行未成及高漲的反對聲浪下，只好化被動爲主動，以停建及二次環評回應「散步」群眾的訴求，並且召開由政府、開發商、專家學者、以及一般公民代表的環境座談會，實質進入爲期 10 天的「公衆參與階段」，以民主機制下的程序正義，消解不滿的民情，也建立了全球化網路時代的公開、互動與協商之公民文化，這對未來中國公衆事務參與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啓迪作用與意義，但是卻也凸顯了中國公衆參與的制度性建構不足。

固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保障了公民廣泛參與公衆事務管理的權利，《暫行辦法》也賦予了公衆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與義務，但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實踐與邏輯上，政府接受公衆參與意識與意願皆顯得較爲淡薄，對於民衆知情權的輕忽，^⑨驅使民衆轉而於線上（online）虛擬空間和手機簡訊等通訊科技的運用，進行相關議題的爭辯，並成爲線下（offline）的群眾示威遊行等政治社會運動的先導。^⑩這些制度外、崛起中的公衆參與現象，正體現了法制建設的不夠完善及其法規操作程序的匱乏。意即在中國經濟成長的同時，公民意識及公民權的捍衛不斷地增強，^⑪且隨著網路通訊科技的創新，重組了舊有的傳播技術環境，使得人民的公衆／政治參與出現如理性／非理性、暴力／非暴力等多元複雜的形式，進而可能挑戰中國的傳統執政思維與能力。

而解決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問題的思考，主要在於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參與權和其他合法權益。倘若沒有政協委員的提案、有序媒體的首先發難以及失序媒體的中介效應，或許就沒有廈門市政府開啓和公衆的互動協商，便沒有「公衆參與階段」的設定，更沒有最終廈門市民期待的遷廠決策。由於廈門政府在 PX 案初期與民衆間缺乏有效與溝通及協商的機制，甚至無法滿足民衆知情權的需求，導致誘

註 ⑧ 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p. 31.

註 ⑨ 在廈門 PX 個案中，廈門「綠十字」就在地方政府啓動爲期 10 天的「進入公衆參與階段」時，舉辦一些公民參與培訓活動，並據此試圖向廈門市環保局索取環境評估報告，但政府漠視人民的知情權，並未給予「綠十字」正面積極的回應。並且該組織亦迫於政府壓力，刪除其網站轉載有關 PX 廠的報導與訊息。

註 ⑩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 Zixue Tai,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chapter 7.

註 ⑪ Chin-fu Hung, "The Politics of Cy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lications of Contingency for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 Rights," pp. 137~173.

發市民藉由非制度化的管道－非法遊行與示威－以表達其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倘若地方政府非以「經濟成長至上」(GDP主義)出發，而從「科學發展觀」之「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著眼，實踐「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之「新三民主義」的重要，一方面尊重公民意識、保障網路時代下市民參與公眾事務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完善制度性的建設，則可以有效降低因為「制度性」公眾／政治參與管道的匱乏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成本，迫使一般民眾轉為尋求快速但產生政治或社會不穩定的「非制度性」參與管道，而這種制度性成本也就是當前中國大幅躍升中的社會衝突事件原因之一。特別是越來越多民眾在網路通訊時代下，線上與線下的高度結合更會對中國政府慣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帶來莫大的衝擊與挑戰。

事實上，隨著網路使用的廣泛運用，其「網路使用率」(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也漸次提高，在言論表達上除了一些直接挑戰「政治正確」和「政治禁忌」外，仍存在一定之言論表達、甚至是公眾事務參與的灰色地帶。此種網路通訊科技力量的崛起已然逐步成形。這意味著雖然中國傳媒產業在全球化市場結構衝擊下，固然營運方向與內容上仍受到中國政府的相當的管制，但不置可否的是，因應這種市場改革情勢，身為傳媒最高管理機構的中央宣傳部(中宣部)，亦或作為所有傳媒之最終政治管理權的中國政府，對傳播媒體的功能、定位與治理賦予新的政治意涵。例如2002年胡錦濤在中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就指出：「要尊重輿論宣傳的規律，講究輿論宣傳的藝術，不斷提高輿論引導的水平和效果。」^⑤值得關注的是，其論及「尊重輿論」的概念，一方面與世界傳媒發展趨勢相為融合，另一方面，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與「輿論導向」正進行精密而微妙的轉化，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也相應的運用新的傳播工具與手法進行與群眾互動、交流。另外，胡錦濤、溫家寶也相繼在官方的人民網與網友直接、面對面談話。胡錦濤曾說：「通過互聯網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是一個重要的渠道。」這凸顯中國共產黨國領導人對新聞和宣傳手段創新的高度重視。^⑥而在2009年「兩會期間」總理溫家寶透過公共網路平台，與網友進行對談，並強調2009年是中國的「網民間政年」，^⑦亦承諾每年至少一次的線上交流。^⑧一連串網路政治行銷活動，欲在建構第四代胡溫政體和平、開放、與重視民意的公共形象與新治理作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公眾參與的傳統模式。

即便在廈門PX個案中，我們透過分析論述了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在實現「六一反PX大遊行」中的重要性及後續公民參與的政治結果，然而卻也勿忘學者Castells等人提醒我們，網路通訊科技固然具有反應快速、網絡連結以及形式多元化的特點，並

註⑤ 「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中國文明網，2009年1月6日，http://yyf.wenming.cn/zhuanti/2009-01/06/content_17197.htm。

註⑥ 陳力丹，「解讀胡錦濤620講話」，人民網，2008年10月27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42328/137062/8236380.html>。

註⑦ 姚大偉，「溫家寶網聊推進網路民主」，新華網，2009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02/content_10926611.htm。

註⑧ 連偉偉，「溫情風格，成功抓住民心」，中國時報，2009年12月28日，第A15版。

且成為新時代下宣傳動員的新渠道，但我們卻不該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民主或民主化作用。畢竟，政治或社會動員是否成功以及所產生的政治效果則難以全面一致化，因為其存在多種可能。在個案中便提及了有關政治、地方菁英、甚或是其他有序媒體的存在及其影響。

然則，本文意欲在強調網路通訊科技的中介角色及其作用在中國公眾參與發展上的重要性，參見圖 1 所示。不論是中央、地方政府或是群眾在使用上各種不同的動機，重要的是凸顯這個事件所呈現出所謂失序媒體的應用已經逐步在中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具有其關鍵性的中介角色，而非純然地以過程論或系統模型的角度探討個案中群眾如何成功地影響了政策的輸出。

肆、結 語

資訊社會時代，網路與手機簡訊等通訊科技作為新形態的政治行銷、街頭社會運動、宣傳、抗議與動員的事件層出不窮。當普通公民、政黨（團）或政府也逐漸使用（管制）這種新媒體來遂行活動與目的時，這種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所帶來政治領域的影響或衝擊，也激發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與研究。網路通訊科技不僅在民主國家，甚至在威權國家到底具有何種的政治作用和影響。本文就在此種脈絡思維下，以近期發生於中國廈門 PX 廠事件為研究案例，檢討與反思網路通訊與行動科技的運用在促進中國政治發展上具有何種意義。

網路通訊科技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的不斷深化與應用賦予了中國公眾事務參與的重要角色，也對中國政府慣以施行的政治與社會控制帶來了新的危機與挑戰。這種新的挑戰主要是來新興科技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威權國家的統治基礎，特別是資訊與新聞上的完全控制。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提供了中國群眾參與公眾事務的重要介面及平台，這種以崛起中的網民、部落格作家、手機用戶、甚至是利益分殊的企業家（如地產開發商）為重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現象，意味著民間社會逐漸侵蝕、甚至漸漸取得原先「完全」由（中央）政府設定議題的能力。普通公民亦得以在科技工具的藉助下，建構屬於民間社會的議程與聲音（話語權），這對於未來中國公共領域、公民社會以及民主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北京政府亦開始積極利用此新興媒體工具，主動提供在各種不同政經或社會等事件中的官方說法，而非僅是被動地回應民間社會的壓力，使之服務於黨和國家，並希望使網路與手機簡訊成為資訊時代下強化其社會控制與治理能力的有利工具。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公民意識及公民權的捍衛不斷地增強，且隨著網路通訊科技的創新，重組了舊有的傳播技術環境，使得人民的公眾／政治參與出現如理性／非理性、暴力／非暴力等多元複雜的形式，進而可能挑戰中國的傳統執政思維與能力。在廈門 PX 廠事件中，制度外、崛起中的公眾參與現象，正體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不夠完善及其法規操作程序的匱乏，凸顯出公眾參與的制度性建構不足。

本文認為，全球化下資訊時代，由於網路通訊科技的運用及其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使得舊有國家－社會間的關係模式正快速地受到衝擊。這種由下而上的草根民間社會力量，不斷地交疊在線上與線下的公眾事務參與中，觸發著中國政治變遷的新動能，亦使得新興媒體的政治作用及其中介角色被賦予了新的發展意涵，進而呈現廈門PX案之於中國公眾參與在網路通訊科技時代下的重要性及其代表性。

* * *

(收件：98年9月14日，第1次修正：98年12月28日，複審：99年1月18日，
第2次修正：99年2月26日，接受：99年4月23日)

China'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Case Study of the Xiamen PX Plant

Chin-fu 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o-chi Chen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plural and diversified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raditionally the governing logic of China's political practices has been reluctant and less in accommodating the needs of civic engagement in public affairs, resulting in the general overlook of public's right to know, right to participat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right to serve as watchdog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public has therefore been triggered to go on-line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o engage in discourses and deliberation on public affairs. This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ICT's application in authoritaria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with the case study of Xiamen PX plant incident that took place in June 2007,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litics of rising civil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issues/affairs in the party-state through the wider uti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he implications of ICT for the awareness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in public affairs are also discussed, which is an important ground for any serious discussion about the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Chin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ublic participation; Xiamen PX Plant; right to know

參考文獻

- 「2008年12月通信業主要指標完成情況」，中國工業與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網頁，2009年1月22日，<http://www.mii.gov.cn/n11293472/n11295057/n11298508/11912660.html>。
- 「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中國互聯網協會，2002年4月24日，<http://www.isc.org.cn/20020417/ca39030.htm>。
- 「中國公用電腦互聯網國際聯網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油電部，1996年4月9日，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62365。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49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7年4月24日，www.gov.cn/flfg/2007-04/24/content_593403.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腦資訊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7年5月20日，http://www.afdip.com/big5/domain%20name%20&%20network%20law/chinese_law_network_detail12.htm。
- 「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2005年4月29日，<http://www.chinabaike.com/law/zy/bw/gwy/bqj/1376290.html>。
-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6年4月30日，news.xinhuanet.com/it/2006-04/30/content_4495376.htm。
- 「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中國文明網，2009年1月6日，http://yyf.wenming.cn/zhuanti/2009-01/06/content_17197.htm。
- 「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6年5月29日，http://www.gov.cn/zwggk/2006-05/29/content_294000.htm。
- 「計算機資訊網路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保密局，2003年11月27日，www.cnnic.net.cn/html/Dir/2003/11/27/1482.htm。
- 「第20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7年7月，<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 「第23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9年1月，<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 「第24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09年7月，<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09/7/16/125126.pdf>。
- 「陳由豪海滄建化工廠，週五民眾抗議」，聯合早報網，2007年5月29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5/taiwan070529z.html>。
- 「廈門PX化工流產記」，人民網，2007年12月22日，<http://env.people.com.cn/GB/6686588.html>。
- 「新華社與浙江聯通聯合推出新華短信」，新華網，2007年10月11日，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1/content_11376644_3.htm。
- 「新華時評：善用手機短信傳播安民消息新華網」，新華網，2008年5月12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2/content_8154229.htm。
- 「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環發 28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6 年 2 月 14 日，http://www.mep.gov.cn/info/gw/huangfa/200602/t20060214_74178.htm。
- 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陸中介組織的發展與理論省思：以 W 市商會與行業協會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293~326。
- 朱建陵，「手機、網路突破中國的封鎖線」，中國時報，2007 年 6 月 2 日，第 A21 版。
- 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出版社，2006 年）。
- 吳定，公共政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2008 年）。
- 李永峰、張潔平，「2007 年十大中文網絡事件」，亞洲週刊，第 22 卷第 3 期（2008 年 1 月 20 日），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tt&Path=3314478411/03tt.cfm。
- 李斌，網絡政治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 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1982 年）。
- 姚大偉，「溫家寶網聊推進網路民主」，新華網，2009 年 3 月 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02/content_10926611.htm。
- 連雋偉，「溫情風格，成功抓住民心」，中國時報，2009 年 12 月 28 日，第 A15 版。
- 陳力丹，「解讀胡錦濤 620 講話」，人民網，2008 年 10 月 27 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42328/137062/8236380.html>。
- 陳豐偉，「別被 Web2.0 嚇到了」，中時部落格，2006 年 6 月 12 日，<http://blog.chinatimes.com/blognews/Archive/2006/06/12/69467.html>。
- 舒斌、王重浪，「重點新聞網站－向上生長的力量」，網絡傳播，第 1 期（2004 年），<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14/46419/46420/3302778.html>。
- 鄒潔，「廈門 PX 事件的議題建構」，新西部（陝西），第 14 期（2007 年），頁 27。
- 劉文富，網絡政治－網絡社會與國家治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 劉明，「論行政決策中的公民參與－以廈門 PX 項目建設為例」，四川理工學院學報（四川），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25。
- 劉炎迅，「廈門：一座島城的化工陰影」，鳳凰週刊，總第 253 期（2007 年 5 月 30 日），<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3020766223859712/20070530/908176.shtml>。
- 鄭永年，「中國如何跳出自我擊敗的治理模式」，聯合早報，2008 年 9 月 24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milk/pages/milk080924f.shtml>。
- “Chin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vestigative Report,” *Reporter Without Borders*, 2007, http://www.rsf.org/IMG/pdf/Voyage_au_coeur_de_la_censure_GB.pdf.
- “Don’t Spread Rumours via SMS, Warns IGP,” *The Star*, December 15, 2007,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7/12/15/nation/20071215164847&sec=nation>.
- “In the Gulf, Dissidence Goes Digital,”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175-2005Mar28.html>.

- “Mobilised by Mobile,” *The Economist*, Vol. 383, No. 8534 (June 23, 2007), pp. 48~49.
- “SAR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Control,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the Economy,” *Hearing Conducted by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5, 2003,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1_02hearings/transcripts/02_06_05tran.pdf.
- “SMS Ban in J&K to Continue, Says SC,”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5, 2008,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SC_stays_HC_order_on_SMS_ban_in_JK/articleshow/3329526.cms.
- “Text Messages Used as Tool of Hate in Kenya,”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February 19, 2008, <http://afp.google.com/article/ALeqM5jVko4ZKmoYlz7Bav0GXnBF8yIqAg>.
- “Text Protest’ Blocks China Plant,” *BBC News*, May 30, 2007,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704359.stm>.
- “Texting to Beat Zimbabwe Censors,” *BBC News*, February 27, 2007,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6401569.stm>.
- “USCC 2008 Annual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08,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08/annual_report_full_08.pdf.
- Abdi, Jamal and James Deane, “The Kenyan 2007 Ele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 The Rol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BBC World Service Trust*, April 2008, http://downloads.bbc.co.uk/worldservice/trust/pdf/kenya_policy_briefing_08.pdf.
- Agre, Philip E. and Marc Rotenberg, *Technology and Privacy: The New Landsca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 Arterton, F. Christopher, *Teledemocracy: 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7).
- Bambauer, Derek E., Ronald J. Deibert, John G.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Nart Villeneuve, and Jonathan Zittrain,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Research Publication*, No. 2005-10 (April 15, 2005), http://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706681_code177769.pdf?abstractid=706681&mirid=1.
- Barber, Benjamin 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_____,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4 (Winter 1998), pp. 573~589.
- Baron, Stephen, John Field and Tom Schuller,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ecker, Ted and Christa D. Slaton, *The Future of Teledemocracy*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Praeger, 2000).
- Bennett, W. Lance and Robert M. Entman, *Mediated Politics: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owman, Shaynes and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ston, VA.: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2003).
- Browning, Gary, Abigail Halcli Halcli and Frank Webster ed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2000).
- Butler, Patrick, "New Technology, New Voices," *eJournal USA*, Vol. 12, No. 12 (December 2007), pp. 4~8,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gic/1207/ijge/ijge1207.pdf>.
- Castells, Manuel,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 Chadwick, Andrew,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_____ and Philip N. Howard eds., *Hand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Chase, Michael and James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Supplement (1988), pp. 95~120.
- Court, Julius, "People Power II in the Philippines: The First E-Revolution,"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1), http://www.odi.org.uk/projects/00-07-world-governance-assessment/Docs/people_power_ii.pdf.
- Culnan, Mary J. and M. Lynne Mark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Fredric M. Jablin, Linda L. Putnam, Karlene Roberts and Lyman Porter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 Dahlberg, Lincoln, "Democracy via Cyberspace: Mapping the Rhetorics and Practices of Three Prominent Camp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3, No. 2 (June 2001), pp. 157~177.
- Doronila, Amando ed., *Between Fires: Fifteen Perspectives on the Estrada Crisi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c., 2001).
- Dye, Thomas R.,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12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8).
- _____ and Harmon Zeigler, *The Irony of Democracy*, 10th edition (Belmont, CA: Chandler, 1968).
- Easton, David,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5).
- Ferdinand, Peter ed., *The Internet,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 2000).
- 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Penguin, 1996).
- Hachigian, Nina, "The Internet and Power in One-party East Asian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41~58.
- Harwit, Eric and Duncan Clark, "Government Policy and Political Control over China's Internet," in Jens Damm and Simona Thomas eds., *Chinese Cyberspace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Political Effe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He, Zhou, "SMS in China: A Major Carrier of the Non-official Discourse Universe," in Leopoldina Fortunati, Francis Lee and Angel Lin ed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24, No. 3 (May 2008), pp. 182~190.
- Hermanns, Heike, "Mobile Democracy: Mobile Phones as Democratic Tools," *Politics*, Vol. 28, No. 2 (May 2008), pp. 74~82.
- Hill, David T. and Krishna Sen, *The Internet in Indonesia's New Democracy*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Hoffman, Donna L. and Thomas P. Novak, "Marketing in Hyper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60, No. 3 (July 1996), pp. 50~68.
- Hughes, Christopher R.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and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Hung, Chin-fu, "Public Discourse and Virt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ssues & Studies*, Vol. 39, No. 4 (December 2003), pp. 1~38.
- _____, "The Politics of Cy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 The Implications of Contingency for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 Rights,"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4 (December 2006), pp. 137~173.
- _____,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n East Asian Authoritarian States: Case Study of China," in Francesco Amoretti ed., *Electronic Constitution: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09).
- Jones, Charles 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Boston: Duxbury, 1978).
-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 Kang, Hyun-kyung, "Cell Phones Create Youth Nationalism," *The Korea Times*, May 12, 2008,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special/2008/09/180_24035.html.
- Kinder, Tony, "Vote Early, Vote Often? Tele-democracy in European Cities," *Public*

- Administration*, Vol. 80, No. 3 (Autumn 2002), pp. 557~582.
- Kluver, Randy,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rol: A 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25, No. 1 (May 2005), pp. 75~97.
- Landsberg, Mitchell, "China City Gets the (Text) Message," *Los Angeles Time*, June 1, 2007,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7/jun/01/world/fg-chinal>.
- Latham, Kevin, "Sm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s Information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9, No. 2 (June 2007), pp. 295~314.
- Lee, Chin-chuan,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 _____,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i, Xiguang, Qin Xuan and Randolph Kluver, "Who Is Setting the Chinese Agenda? The Impact of Online Chatrooms on Party Presses in China," in K. C. Ho, Randolph Kluver and Kenneth C.C. Yang eds., *Asia.com: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Liu, Alan P. 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Lynch, Daniel C.,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 Ringo, "Spread of SARS and War-related Rumors through New Media in China,"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56, No. 4 (October 2008), pp. 376~391.
- MacKenzie, Donald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nd edition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cKinnon, Rebecca,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Blogs, Censorship and Civic Discourse in China," in Daniel W. Drezner and Henry Farrell eds., *Public Choice*, Vol. 134, No. 1~2 (January 2008), pp. 31~46.
- Main, Linda,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Empowerment or Imperi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1 (February 2001), pp. 83~97.
- McLeod, Poppy Laurretta,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in Randy Y. Hirokawa and Marshall S. Poole eds.,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 McLuhan, Marshall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New York: Bantam, 1967).
- Mudhai, Okoth Fred,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More Strategic Civil Society Use of Mobile Phones," in Jodi Dean, Jon W. Anderson and Geert Lovink eds., *Reformatting Poli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Madison Avenue: Routledge, 2006).

- Mumford, Lewis,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Jovanovich, 1967).
- Narayan, Deepa and Lant Pritchett,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 Norris, Pippa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_____,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ye, Joseph S., J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Elaine Giulla Kamarck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Governance.com: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 Oster, Shai, "Chinese Plant Fight Continues; Marchers Still Protest Danger of Chemicals with Xiamen Project,"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2007, p. 9.
- _____, "Chinese City Shelves Plant; Online Messaging Fans Local Protests over Chemical Project,"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1, 2007, p. 12.
- Pei, Minxin,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5.
- Pharr, Susan J.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utnam, Robert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Qiu, Jack Linchuan, "The Wireless Leash: Mobile Messaging Service as a Means of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 No. 1 (January 2007), pp. 74~91, <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15/19>.
- Rafael, Vicente L., "The Cell Phone and the Crowd: Messianic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Public Culture*, Vol. 15, No. 3 (Fall 2003), pp. 399~425.
- Rice, Ronald E.,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No. 4 (December 1987), pp. 65~94.
- _____, "Issues and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2 (1989), pp. 436~476.
- Rodan, Garry, "Embracing Electronic Media But Suppressing Civil Society: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in Singapo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4 (December 2003), pp. 503~524.
- Rose, Richard, *Challenge to Governance: Studies in Overload Politics*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1980).
- Tai, Zixue,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chapter 7.

- Toffler, Alvin, *Future Shock* (London: Pan Books, 1971).
- _____, *The Third Wave* (London: Pan Books, 1980).
- Truman, David B.,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1951).
- Walton, Greg,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2001, <http://www.scribd.com/doc/11561836/Chinas-Golden-Shield-Surveillance-Technology>.
- Warschauer, Mark,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 Wilhelm, Anthony G.,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 Winner, Langdon,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in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6~38.
- Yu, Haiqing, "The Power of Thumbs: The Politics of Sms in Urban China," *Graduate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 2, No. 2 (November 2004), pp. 30~43.
-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 Zheng, Yongnia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chapter 5.
- 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